

紀念抗戰勝利69周年 系列之六：無名後盾

姚石安所獲得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安瑞祥 攝

抗戰老兵姚石安臥於床上，與記者回憶當年的悲壯歲月。王宇軒 攝

衛生員中彈致殘 救人不言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實習記者 安瑞祥 青島報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有着一批不為人們所熟悉的鬥士。他們的武器不是長槍刺刀，而是藥品和繃帶。他們經常需要穿越激戰慘烈的戰場；也要經受飢餓、寒冷甚至是敵人偷襲的危險；忍着悲痛看着戰友在自己面前抽搐着離去。但不論何時，他們都會把戰友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他們就是戰地衛生隊。今年88歲的姚石安老人就曾是他們中的一員，因救人腳中「達姆彈」致殘，如今臥於病榻，老人卻從不後悔。

記者找到88歲高齡的姚石安時，老人已經因為肺病、心臟病、胃病多疾纏身而臥床不起。姚老說話十分模糊，但一回憶起當年在衛生隊的歲月，渾濁的目光頓時增添幾絲昔日的激情。整個採訪過程中，姚老都臥於床上，用孱弱的聲音不斷給記者講述那個「沒有對手」的戰場。

15歲離家 投奔八路軍

姚石安，籍貫江蘇沛縣，1938年15歲與同村夥伴從家中逃了出來投奔八路軍。當問到老人「為什麼沒有投國軍」時，姚石安笑着告訴記者：「當時說八路軍好，專門打日本鬼子，保護老百姓，我就去（當兵）了。別人看我個子挺高，年紀還不大，就把我留下了。」當時姚石安加入了八路軍115師蘇魯豫支隊。1940年整編為八路軍115師教導第一旅。因為姚石安有着小學文化「識文斷字」，曾經被安排做過通訊員，後來轉為隸屬於115師的衛生隊。

姚石安隨着115師從山東一路打到江蘇，戰事變得更加激烈，衛生隊需要不斷前往戰場上搶救傷員。姚老至今仍然記得當年戰場上的搶救情形，冒着槍林彈雨將一個個傷員抬扶下戰場。

槍林打戰友 腳中「達姆彈」

由於在江蘇的戰事異常激烈，姚石安也在一次戰鬥中受傷致殘。「當時日本鬼子到江蘇射陽縣進行掃蕩，正好被我們部隊遇到，於是在射陽城外伏擊鬼子。日本鬼子扛着大包小包從縣城裡出來，一路被我們追着打。可是誰也沒有想到，鬼子在前方突然對我們實施了反伏擊，當時真的打了我們一個措手不及。」姚老回憶說，當時八路軍損失慘重，不少戰友一個個倒在血泊當中，衛生隊第一時間衝上前去把一個個傷員抬下戰場。當姚石安扶起第六個傷員時，不幸發生了。「當時日本鬼子的一個『炸子兒』（達姆彈，由英國人發明的一種擴張性子彈，創傷面積是子彈面積的上百倍，1899年簽訂的《海牙公約》中明令交戰國禁止使用）打在我的腳上，我都忘記了疼痛，就聽見骨頭『咯崩』一聲。」

腳患纏終身 走遠腳即痛

姚老的腳因為被達姆彈打中，創傷面很大，治療過程中，他痛得十天十夜都睡不着覺，姚老很惋惜這一槍令他未能跟隨115師參加隨後進入東北的作戰。

多年過去了，腳傷一直困擾着他，「走路不能太遠，遠了腳就痛。」雖然抗戰時期非常艱苦，但是姚老很堅定地稱不後悔參加抗日。「都是我自願的。」「現在我看病基本不用花錢，政府給我的補助夠我用的。我對現在的生活條件很滿意。」姚老說。當問到老人還恨不恨日本人的時候，老人非常堅定地說：「怎麼能不恨！」

木工鋸截肢 戰士無麻醉

回憶起當時衛生隊的條件，姚石安告訴記者，衛生隊當年有四五百人，設備根本是常人無法想像的簡陋，「衛生隊各方面條件都很差，紗布補給跟不上，都是反覆使用的。很多時候藥品也是短缺的，因為沒有麻醉劑，在很多手術時都靠着戰士咬着牙硬挺下來的。」姚石安的聲音略微有些顫抖。「當時手術需要給戰士截肢，根本就沒有骨鋸，就是用農村木匠所使用的大鋸子硬鋸，當時戰士疼得喊得撕心裂肺，有的戰士會直接暈過去。」

缺吃短穿 疥瘡為患

當年部隊調往南方時，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南方環境潮濕、蚊蟲多，很多人感染上疥瘡。用傳統擦牯牛黃的方法沒有效果，姚石安自己苦心鑽研，治好了全連官兵的疥瘡。

回憶起當時根據地的飲食，姚石安無奈地笑着說：「那個時候能吃一個饅頭或者苞米麵餅子，就像能吃個點心一樣。」糧食經常是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特別是新根據地的糧食就更少了。部隊在南方徵收糧食只能收到大米。從北方來的炊事員不會做米飯，只會用粗糧做饅頭。官兵們吃了半生不熟的米飯，都腹瀉不止。傷兵也沒有特殊的「病號飯」，姚老說：「當時傷兵沒有任何特殊待遇，條件艱苦的時候也只能吃小米稀粥。」



姚石安腳上「達姆彈」留下的傷疤。王宇軒 攝



姚石安在青島嶗山留念照。安瑞祥 攝



戰地衛生隊在救治受傷兵員。網上圖片



慘不忍睹 戰友肺葉炸開

「戰鬥最慘烈的時候，很多戰士的身上滿是彈孔，血不斷地往外湧，紗布浸透了都止不住血。記得有個戰士肺部被炸穿了，胸腔出了一個很大的窟窿，當時他還沒有死，一喘氣肺葉子（肺葉）『呼呼』直出聲，真的太慘了。」在病榻上的姚老，孱弱的言語也輕微顫抖了。姚老告訴記者，由於當時八路軍醫護設施簡陋，不能給戰士做輸血，很多戰士都是失血過多而死的。

鬼子不留情 攻擊「紅十字」

「我們上戰場是沒有槍的，只背着一個藥箱，裝些急救藥與紗布給傷員進行搶救包紮，日本鬼子的子彈就從我們身邊飛過。」回想起在戰地搶救傷員的情形，姚老十分憤怒與激動。老人告訴記者，當時衛生隊身上與藥箱上都有「紅十字」的標誌，按照國際道義，武裝部隊不得攻擊「紅十字」醫護人員，可日軍對待衛生隊毫不留情，經常會有醫護人員受到攻擊。「當時，有的戰士受傷之後行動遲緩，完全成了日本鬼子的靶子。」姚老憤怒地說。

名將故居修復 向港徵集遺物



衛立煌軍裝照。本報安徵傳真



衛立煌的孫子談衛立煌事跡。張玲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玲傑、趙臣，實習記者 趙雅婷，通訊員 王羅成 合肥報道）曾在港隱居六年的抗日愛國將領衛立煌（1897年—1960年）一生曲折而傳奇。位於安徽省合肥市的衛立煌故居近日即將重修完畢，被打造成重要的「國防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目前正向社會公開徵集衛立煌生前遺物及相關文物。合肥市文管處呼籲港人提供與衛立煌相關的遺物及線索。

違抗蔣命避走香港

衛立煌1897年生於安徽省合肥縣東鄉楊村（今肥東縣），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青年時期曾在孫中山先生廣州國民政府擔任警衛排長，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14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一戰區前敵總指揮，在忻口戰役中指揮部隊奮勇作戰，斃日軍2萬餘人。1944年春任中國遠征軍司令官，因打通中印公路，名揚中外。衛立煌被周恩來譽為「起義將領」，也是蔣介石所器重的「五虎上將」之一。解放戰爭後期，衛立煌因沒有積極執行蔣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蔣撤職軟禁於南京，1949年獲釋後出走香港。1955年攜夫人回北京，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職，他是第一位從海外歸來的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

投資800萬修復故居

衛立煌故居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清代建築，位於合肥市包河區滬河鎮衛鄉村，當時是全鎮最好的宅子。衛立煌15歲前都在這裡生活。衛立煌的孫子、衛道詢老人告訴記者，1960年一場大火使老宅被燒燬，在隨後的幾年裡，殘存的房屋無人問津，相繼倒塌，最後整個老宅只剩下西側的一間堂屋。2005年，合肥市政府公佈衛立煌故居為第三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合肥市包河區與市文物管理部門投資約800萬元人民幣，啟動了對衛立煌故居的恢復重建工作，本着「原址修復、修舊如舊」的原則進行修復。

尋找「青天白日勳章」

故居將設立陳展館，衛立煌的長孫衛修陽去年曾回到合肥，將衛立煌生前用過的煙嘴、美國軍用襯衫、新中國成立後受邀上天安門時佩戴的胸章等重要遺物捐給了合肥市文物部門。據衛立煌後人透露，衛立煌的大部分遺物均留在香港，可能包括罕見的「青天白日勳章」。合肥市文管處也希望港人能提供衛立煌留港期間相關物品及線索，並通過社會捐贈及有償徵集等方式搜集衛立煌生前遺物。

修復後的衛立煌故居全貌。徐汐顏 攝

